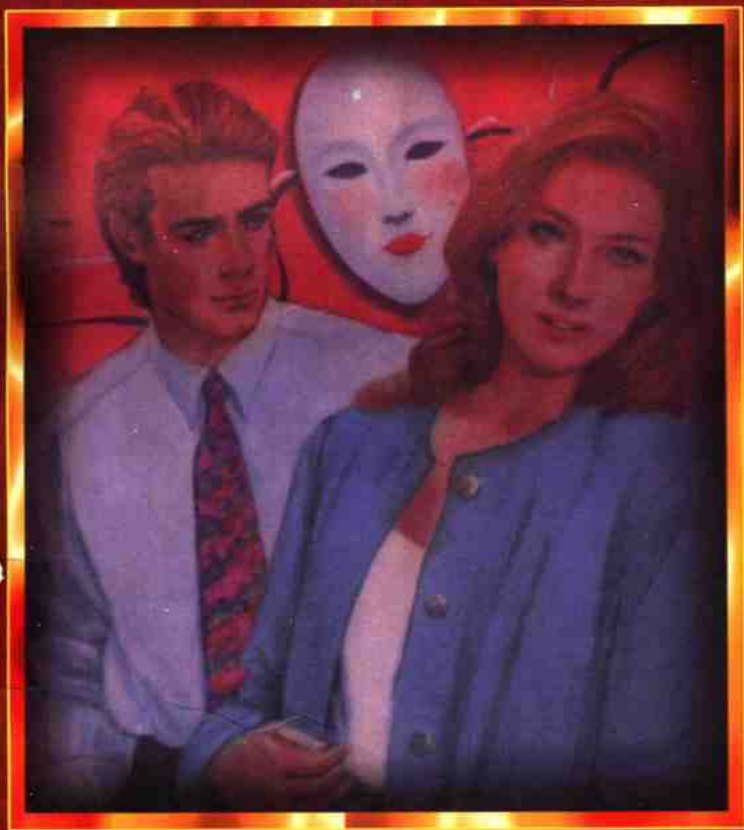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名著

夜盜挑情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何平 译



这位英俊的爱尔兰恶棍不但由她颈子上夺走她母亲遗留给她的
珍珠项链，甚至敢要求另外一项她所珍重的实物——她的贞操！

夜盜挑情

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何 平 译

责任编辑：黄小林
封面设计：周 昊

夜 盗 撲 擊

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何 平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 240千字

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内蒙古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：1—3000册

ISBN 7-204-05357-5/K·217

定价：17.80元

1

一七八六年九月末 英格兰 伯明罕附近

“亲爱的蕙瑟，”纽艾丝恳求道。“我真的希望你再重新考虑一下。”

冰冷愤怒的蓝眸盯着卫盖瑞正在玩牌的房间。“谢谢你的挽留，艾丝。”蕙瑟僵硬的回答。“便我的答案是不，如果卫盖瑞认为喝酒及赌钱比护送他的女儿回家更加重要，我不会不识相地留下来。”

蕙瑟礼貌地向门房点头，让对方为她披上披风，她打好颈间的扣结，然后拉上头巾，遮掩住她一头闪亮的金发。

“那么我叫蕊丝陪你回去，”艾丝恳求道。“你知道这几天林子里一直有盗匪出没，你单身一个女孩子，没有人保护，要是碰到他们怎么办？”

“然后把蕊丝一齐拉下水？”蕙瑟指出。“不，艾丝，蕊丝不应该因为我父亲的过错，一齐被牺牲掉。蕊丝是你最心爱的女儿，让她安全地留在家中，我自己可以应付过来……我一向如此。”

“但——”

“不用担心，艾丝。”蕙瑟道。“杰士许久之前就教会我怎么用枪，我的车座下藏了一氢枪，专门为应付这一类的紧急状况之用。”她冰冷的蓝眸再次看向那扇紧闭的门。“而这种状况最近似乎一再地发生。”

“至少让马修骑马和你们一起走！”艾丝坚定地道。“他可以在你们家过夜，明早再回来。拜托，不这么做我今晚将无法安心睡觉。”

“但我已经有杰士了。”

“他不够！他必须驾马车，并照顾你呀！”

蕙瑟微笑了，被艾丝夫人的关心打动了。“好吧，艾丝，就让马修和我们一起走，如果这可以使你心安。”

“绝对。”艾丝叹了口气，并执住蕙瑟的手。“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么地重要，自从你母亲去世后，我就将你视为自己的女儿。你的母亲——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她低头，亲吻妇人的额头。“谢谢你的邀请：尽管我父亲的作为，今晚我真的过得非常地尽兴。”然后她的秀眉挑起，再次看向游戏室的门。“等他准备好要回家时，告诉他必须用走的回去，我不会再要杰士过来接他，已经过半夜了，就算他睡觉，别人也要睡。”她顿了一下。“走一段路或许可以使他清醒一下。”

“蕙瑟，”艾丝及蕙瑟一齐往外走。“你的父亲爱你，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”

“是吗？”蕙瑟郁郁地回答。“我纳闷。”

艾丝在心里叹了口气。的确，蕙瑟有权表示怀疑。人尽皆知，卫盖瑞是个酒鬼，而当他没有烂醉如泥地躺在床上时，他就找人赌博。今夜他找上的对象是史格南，一位富有、英俊、迷人的年轻人。他刚来到伯明罕不久，但明显地和盖瑞一样精于赌艺。

今晚纽艾丝的丈夫邀请史格南来家里时，本意是要将他介绍给蕙瑟的。纽克林认为格南和蕙瑟真是再适合也不过了，而且他们似乎谈得非常投缘。艾丝正深自庆幸她丈夫识人，直至盖瑞提出赌局的挑战，然后格南立刻加入留下蕙瑟一人呆立一旁。蕙瑟知道她父亲的赌艺有多么精湛，

但那名年轻人显然不知道。

一开始蕙瑟想警告对方，后来又改变了主意。许久以前蕙瑟但认定如果一个赌鬼坚持要自寻死路，别人再怎么拉也没有用。而且她也在许久前发下誓，绝不会嫁给一个有酒癖或赌博嗜好的男人。非常遗憾，她本来还对史格南颇有好感的，他看起来是个出色的男人。

艾丝目送着蕙瑟的马车离开，她忠实的仆人马修骑马跟在马车后。艾丝衷心希望她好友的女儿能安全地回到家中。

一名全身黑的骑者骑上山头，他的同伴等待之处。纽爵士家的宴会今晚附近乡间的盛事，因为伯明罕附近最有权势的人都被邀请了，但最引人瞩目的是卫家的蕙瑟小姐也要出席。卫家是首富，蛤卫爵士的独生女极少抛头露面。

有人猜测那是因这位女继承人从小就毁了容，或者是她的酒鬼父亲某次酒醉后将她打成残废，今晚这些好事者将可以一窥究竟。

但对山头的这一夥人而言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纽家的宾客身上会带多少珠宝，以及这些珠宝将在稍后的打劫中

落入他们口袋中。

“我很担心，柯先生。”谭伯利低语道，他们正在等他们这一夥人的最后一位——伯利的弟弟谭葛伦。“你想他不会出事了吧？”

深棕色的眸子闪着笑意，看着他身畔的巨人。伯利身長七尺，重两百余磅，他或许有些痴呆，但他的忠诚及善良的心却远远弥补了这一项不足。伯利的力量足以只手敲破一个人的脑袋，但他的心肠极软，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，柯麦克非常高兴有他为友。

“不会的，孩子，你弟弟不会出事。还有，停止叫我柯先生好吗？我的名字是麦克。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不会有事？”伯利皱眉。“他已经去了好几个小时。”

“并没有几个小时，伯利。”麦克道。“而且他只是去纽家打听消息。现在才刚过半夜，你知道有钱人一向作乐到这么晚，葛伦应该再一会儿就会带来最后离开的马车的消息了。”麦克亲自散地仰卧在青草地上，看着头上的星空。“这是个适合惊奇的夜晚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只要对象不是我，”伯利咕哝道。“小时候我弟弟总爱

吓我。”

“不过你这么大的个子，我很怀疑你会被吓到。”麦克笑道。“我猜想结果会相反。”

伯利也笑了。“有时候，”他承认。“然后葛伦就会告诉妈，妈就痛骂我。”

麦克想像伯利的母亲莉莎必须站在桌子上，才能骂她大疯和子的模样，他不由得笑了。“我真希望当时我在场，一定很精采。”

两人陷入沉默中，各自回想着各自的童年，麦克一直想要有个兄弟，但了对尖嘴利舌、又爱管他的姊姊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他们一齐在都柏林长大，而自从他们的母亲卧病在床，莫伊就负起了照顾也了的责任。柯家一家虽然并不富裕，但他们一家四口却和乐融融。柯泊特在都柏林开的小面店恰足以使他们温饱。

“谁需要什么大房子及漂亮衣服了？”他们的父亲派特总说。“我们拥有彼此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麦克认为全世界没有人比得上他父亲。柯派特的话就是真理，而胆敢质疑它们的人，最好准备面对麦克的拳头。年轻力壮的麦克不容许任何人轻侮他的父亲。

回想起来，他又是怎么学会克制自己的脾气的？经验吧，而且是非常惨痛的个人经验。

麦克十三岁那一年，一场大火毁了他父亲的小店，稍后麦克才知道那场火是有人故意放的。某位富商看上了他父亲的店面，他出了数次价钱，都被派特拒绝了，富商放出了威胁，而不久后他们的店就被烧了。麦克从未看见他父亲那么愤怒，而隔日柯派特就以谋杀那名富商的罪名被捕了，他用手掐死了对方。

派特被处决的那一天，他久病卧床的母亲不堪刺激，病发去世。无法面对这场悲剧，十三岁的麦克逃走了。一年后他回来，却发现他姊姊莫伊嫁给一位富人之子，以又在一个月后孀居——另一名富人的牺牲者。这些经验令他痛恨所有有钱的人，他开始偷窃他们的钱，用来养活他自己及莫伊。不久后莫伊知道了这件事，她收拾东西，离开了爱尔兰，不愿依赖她弟弟偷窃得来的钱财。

麦克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错的。他认为首先偷的是富人，而他有权利分享他们的不义之财。数年后，麦克辗转得知了他姊姊在伦敦的一位贵族家中当女仆，麦克和他姊姊恢复了联络，但他仍继续做他的老本行，只不过现在他

将他所得到的分给穷人，而他所换得的是他们孤苦的老人。因为他有食物、或饥饿寒冷的小孩有衣服穿时，他就感到非常满足了。

那些得到他帮助的人称他圣人，然而内心深处，麦克知道他最大的满足，还在于他有机会藉此一整那些富人，抒发他内心的怨懣！

疾驰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麦克急忙坐直身子，他示意伯利噤声。他自己趴到一处大石后，瞧见来人是葛伦时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葛伦告诉他最后一辆马车已离开纽家，大概再十五分钟后就会到。“而且看样子是个非常重要的人，除了马车外，另外有一个人骑在后面守护。”

“多一名守卫对我们是棘手了一点，但如果车里的人身分重要，这也意味着今晚我们会丰收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进行？”葛伦是个身材中等、相貌平凡的年轻人，不过他和他的低能哥哥一样仰赖麦克的判断。

麦克很快就拟定了计划，他要伯利搬动一些大石头放在路中央。车夫下车清道时，由葛伦袭击车夫，麦克则负责料理那名骑马的随从。

“现在动手吧，”麦克的白牙在月光下闪动。“我有预感今年冬天有个孩子将不会受冻了！”

“他是什么意思？”智商较低的伯利反应不过来地问，但随即被他弟弟拉着去搬石头。

由纽家回到蕙瑟的家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，但蕙瑟并不急着想回到自己的家。最近她开始觉得要给那幢有二十个房间的大宅邸压得窒息了。

蕙瑟一直没有和她年纪相当的女伴，坦白说，她也没有兴趣。和她同阶级的女孩只对服装、流行，以及怎样吸引男人有兴趣。不过最近她却开始感觉到忧要被她的孤单压死了。她渴望一尝正常的二十岁女孩的生活！

譬如说，她一直想尝尝有男人和她调情，以及告诉她她有多么美丽的的滋味。她也想要坠入爱河，尝试一次轰轰烈烈的变爱。但她甚至还不曾被男人吻过呢！那种滋味会是怎样呢？她有任何追求者的机会。想想，哪一个正常男人会要一个醉鬼及赌客的女儿？今晚的宴会史格南本来对她很有意，但他却在最后抛下她加入赌局，也就是被她三振出局了。

一阵夜风由窗口吹进来，吹得她凉飕飕的，蕙瑟的身

子微顫，并似乎感觉到某种不好的预兆。她想起最近在这一带林子出没的劫匪。到现在已有无数的贵族、富商遭到损失，但警人有可辩认之迹。唯一的特征是三个人中家一个人的个子特别魁梧，本来这项线索已足够长搜索乡间，我工出涉嫌者，但乡民一直庇护这三人。传说他总是将劫掠所得分给乡间的穷人，自己不得分文。

“那么傻瓜！”蕙瑟喃喃地道。他们不知道这么做等于间接地鼓励盗贼横行吗？就为了那么一点小惠！

突然间马车一个剧剧的震荡，停了下来。蕙瑟心中的警号响起，她探出车窗。“杰士？”她询问。

“别担心，姑娘。”他道。“只有一根倒下的树干挡住了路，我马上就把它移开。”他跳下车去。

“好吧，”她回答。“但要快点，我相信我们两个都急着回家上床！”

蕙瑟不知道自己的话声已传了出去，并引起了误解。她知道杰士绝不会误会她的意思。伙士虽然是个仆人，但蕙瑟感觉他倒比较像是代替盖瑞来照顾她的父亲。她不知道他几岁，但自她有记忆起，杰士就在她家中照顾她、爱护她。是杰士教她骑马，也是他教她用枪。杰士头白过半，

但他依旧宽肩虎腰，而且身手矫健有若壮年。他没有娶妻生子，而就蕙瑟所知，亦似乎从未对任何女人产生过兴趣。

蕙瑟的母亲马莉在她三岁时就去世了，传说导致她死亡的意外是盖瑞引起的，陷于强烈的自责中，平面瑞开始风酒，蕙瑟试着体谅她父亲，但当他的凶酒习惯一直持续了十五年之后，蕙瑟再也无法为她父亲找到藉口了，而她对父亲的爱也早就变成了厌恶。对蕙瑟而言，杰士还比较像是她的父亲。

突然间蕙瑟察觉到周遭不寻常的寂静，她自沉思的世界回到了现实。怎么一点都没听到杰士搬木头的声音，再不然马修应该也会上前帮忙呀？

她出于好奇地打开了马车门，并正要喊出杰士的名字，蓦地打住了，银色的月光下三名全身黑的骑士骑在马上，个个手中拿着手枪对准她。

当车门打开，灯笼的光照出金发人儿时，麦克敢说他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淡桃色的丝缎蓬裙，向上是纤若一握的腰身，再向上是开着低低的胸口，半遮掩着桃色的酥胸，她雪白的颈项上挂着一串珍珠，似乎在邀请他向前品尝亲吻。麦克几乎要相信他已经隐约了，

并正站在天堂的门口。

而当他看到那张完美的脸庞时，他列要这样确定了。盯着他的蓝眸像寒冷的冰城一样地扫过他，丝毫没有显示出一丝恐惧。她微挑的金眉及小巧挺直的鼻梁则显出她的不悦，她柔软的红唇抿成一条薄线。而当他向马车时，他恰可以看见裙浪翻起处的一只玉足。

“如果你想吓我，”她悠扬悦耳的声音道，银色的月光似乎在爱抚着她的金发。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会成功的，像你们这种人渣应该被可怜，而不是被畏惧。”

麦克的唇角泛起一个愉悦的笑容，他几乎忍不住想要回答她。

蕙瑟颇惊讶她蓄意的侮辱居然激不起回应。她记起了这群人从不开口，因此警方无法辨别出他们的身分。或许她可以故意刺激他们回答。就她所知，这帮盗匪从来不伤人或骚扰女性，她假设她可以放心地挑衅他们。

“你们把我的马车夫及马修怎么样了？”她双手臂——而且她傲慢的语气就像在斥责下人。“我不认为你们有给他一个公平作战的机会，”她摇了摇头。“当然不，只敢躲在面具后的人都是懦夫，而懦从来不公平作战的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蕙瑟故意再叹了口气。“哦，你们的母亲如果知道你们是这样打发你们的夜晚的，一定会感到非常地羞愧。”

那三个人中的大个子倒抽了一口气，并似乎就要出言反驳，但中间那个高瘦的男人抬手制止了他。

原来这个人是首脑人物，蕙瑟很快地作出结论。他一挥手，另外两人人便走向马车，似乎打算进内搜索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故意对另外两个人道。“我感觉似乎没有他，你们两个就不会在这儿。”她对着刚才几乎说出放在的大个子。“他也帮你吃饭、思考、拉屎吗？”

“不！”大个子在他同伴能够制止之前已开口了。“小——”

“伯利！”他的同伴大吼，随即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，他气得拍了拍他哥哥的头，然后推着他进入马车。

“你在里面找不到什么价值的东西的，伯利。”蕙瑟特别强调后面两句，然后她转向那名仍然坐在马上的首脑人物。“恐怕你今晚是白白浪费时间了。”她得意地微笑。“你们今晚应该待在家里的……不管你们来自何处。”

从在马上的那名男子一直没有回答，于是她再转向正

由马车中出来的伯利。“你住在哪里啊？伯利。”

伯利的大脸上写满了失望，马车内果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听见这位美丽女士的询问，他开口就要回答，但他弟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将他推出车外。

伯利沮丧地在心里呻吟出声，他记起柯先生吩咐他们在抢劫时不许说话。但他妈妈总是教他要对女士有礼貌的，他忍不住咕哝了这么一句，转身走开。

“伯利，你不会这么快就要离开吧！”蕙瑟得意地道，非常享受自己的胜利，她不但套出了重要的情报，而且还令这帮盗匪空手而回。

一旁的麦克知该称赞她愚蠢的勇气，还是赞赏她的好。他见过的美女无数，睡过的也不少，但从没有一位像这位卫小姐一样。而如果不是有葛伦和伯利在一旁，他真想留下来，好好地教训这个小女巫。她不该愚蠢地向命运挑战，她就没有考虑过如果她碰上的是一般的盗匪，她的下场会是怎样？

伯利及葛伦上了他们的马匹，麦克却以区策着马向她靠近一步。或许他可以吓一吓她。那对蓝眸恐惧地大睁。麦克故意停在她面前一晌，让她好好品味这份惊吓，然后